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51

文天祥诗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文天祥小传	(1)
赣州再赠	(6)
题碧落堂	(7)
贫女吟 (四首)	(8)
夜坐	(10)
赴阙	(12)
所怀	(14)
铁错	(18)
愧故人	(20)
纪事	(22)
浚都	(23)
使北 (选二、六两首)	(25)
无锡	(27)
常州	(29)
定计难	(30)
得船难	(32)
出隘难	(34)
真州杂赋 (选一、七两首)	(35)
议纠合两淮复兴 (三首)	(38)
出真州 (选一、五两首)	(40)
至扬州 (选四、十四两首)	(45)

贾家庄·····	(49)
高沙道中·····	(50)
泰州·····	(57)
即事·····	(58)
纪闲·····	(59)
出海(二首)·····	(59)
扬子江·····	(61)
入浙东·····	(63)
至温州·····	(64)
呈小村·····	(65)
过零丁洋·····	(66)
赣州·····	(69)
南安军·····	(70)
金陵驿(二首)·····	(71)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74)
正气歌·····	(76)
读杜诗·····	(82)
为或人赋·····	(83)
生朝·····	(84)
正月十三日·····	(85)
自叹·····	(86)
有感·····	(87)
癸亥上皇帝书·····	(88)
与朱太博埴·····	(96)
文山观大水记·····	(99)
孙容菴甲稿序·····	(102)
《指南录自序》·····	(104)
《指南录后序》·····	(107)

文天祥小传

文天祥（前1235～1283），祖籍成都，出生于庐陵县（江西吉安）。在中国历史上，拯救民族，保卫国家，宁死不屈的英雄豪杰，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但像文天祥那样时刻心系国家民族、全然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又能以诗文的形式把这种崇高精神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流传于世、激励来者的，却为数不多。

刚介正洁，不惧权贵，这是文天祥性格的第一个特征。

首先，文天祥敢于冒犯皇帝。不错，文天祥的爱国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在任何情况下，文天祥都不会犯上作乱。但是，他深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当为国除弊、为民请命的时候，他敢于把指

贵的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如，在“宝祐四年五月八日”的对策中，他勇敢地向皇帝直言：“陛下以为今之民生何如耶？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门巨室，而民困；自和余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今尚可谓之不见乎？《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谓之小乎？生斯世，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乐，而操斧斤，淬锋锷，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文天祥在这里虽然谈到了“豪门巨室”的“献助”，“贪官暴吏”的“咀啖”，但都和最高统治者紧密相关，皇帝确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文天祥在议论以致“民困”的种种原由时，其锋芒所指无一不是最高统治者。如果不是深恤民困，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耿介之士，谁敢这样大胆畅所欲言呢？

其次，文天祥刚介正洁的性格，还表现在不畏权奸这一方面。理宗开庆元年九月初四日，忽必烈进围鄂州，朝野震惊。国势危急，人心浮动。而权倾一朝、作恶多端的奸宦董宋臣竟倡言迁都，煽动逃跑。文天祥便挺身而出，冒死上书，指出：“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他大声疾呼：“臣愚以为今日之事急矣，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祸患之来，未有卒平之日也。”他主张把董宋臣“付之有司，暴其罪恶，明正典刑，传首三军以徇。”以此鼓舞人心，威慑敌人。众所周知，董宋臣是理宗所宠幸的宦官，文天祥这样上书直言，会招来横祸，他是知道的。但他为了国家利益，不

计个人安危。这一点，他在《贺吴提举西林》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区区以为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于今日之难，其得祸与否，不计也。”他那敢犯权奸，不惜生命的性格，跃然纸上。

贾似道因拥立度宗有功，独揽朝政，气焰逼人。朝臣俯首听命，皇帝尊为“师臣”。一般大臣趋附左右，奉命唯谨。度宗咸淳六年，贾似道又托病致仕，要胁天子。文天祥在替皇帝草拟挽留的诏书中，严词斥责，无一谀词。而且，他一反惯例，将诏书草稿直陈皇帝，不交贾似道过目修改。这就触怒了贾似道，文天祥也因此罢官。他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出于疏忽，而是他刚直耿介，不惧权贵，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的。

诛伐叛逆毫不留情，憎爱分明，这是文天祥性格的第二个特征。

元军强敌压境，南宋朝廷一心求和，文官武将叛变降敌，国势垂危，人心涣散。面对这种形势，文天祥忧心如焚；对于民族败类，口诛笔伐，不予宽贷。襄阳守将吕文焕于咸淳九年，以城降元，充当元军攻宋的向导。而朝廷却在这时追封文焕亡兄文德为和议郡王，任文德之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意在通过吕文焕叔侄向元军求和。文天祥对吕文焕的叛国行径，恨入骨髓。于是他上疏：“乞斩吕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而吕师孟后来果然降元。文天祥皋亭山当面怒骂吕家叔侄，入木三分，元将唆都都说：“丞相骂得吕家好！”可见即使是当面的敌人，对南宋没有民族气节的败类也是视同狗彘；而对于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内心还是颇为尊重的。元军进入南宋都城，理宗赵昀向伯颜拜降表、献国土，派左丞相吴坚、

右丞相贾余庆、枢密使谢堂、参政家铉翁、同知刘岳为新请使，“奉表北庭”。文天祥对这五个人的行为，在《北使》诗序中一一作了评论：“贾幸国难，……气焰不可向迳；谢无识附和；吴老儒畏怯不能争；刘狎邪小人，方乘时取美官，扬扬自得；惟家公非愿从者。”而在诗中则讽刺贾元庆“中书尽出除元表，北渡黄河衣锦游。”吴坚乃“当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刘岳则是“拔取公卿如粪土，沐猴徒自辱衣冠。”对于谢堂则问：“公子方张奉使旗，行行且尼复何为？”而对家铉翁则大加赞美：“程婴存赵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五个新请使，他们的表现不同，文天祥对他们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同。贾余庆、刘岳二人死心叛国，逢迎敌人，文天祥就极力鞭挞，不留情面；吴坚和谢堂一是畏怯，一是无知，并非真心投敌，他就只作了一般的讽刺；家铉翁被迫北上，内心还是向着故国的，他就予以颂扬。从此不难看出，文天祥对于忠良、庸碌和叛卖，是爱憎分明，毫不含糊的。

忠于国家民族，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是文天祥性格的第三个特征。

德祐二年文天祥被伯颜拘于元营。景炎三年他又兵溃被俘。在强敌的威胁、利诱面前，文天祥坚贞不屈，面斥狂敌。他的浩然正气，爱国情操，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而为万世所景仰。在皋亭山会见伯颜时，他不承认自己是来讨论投降事宜，而是来对等谈判；他劝伯颜把南宋看作“与国”，不要“毁其社稷”；他斥责伯颜“前后失信”，要他“亲定盟好”，首先“退兵”。他庄严宣告：“吾南朝（南宋）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以致伯颜“辞屈不敢怒”，“诸首相顾动色，称为大夫”。监守文天祥的唆都、忙古歹多

次诱降，每次都被文天祥严词拒绝，使得“二酋愕眙不能对”。文天祥虽然在兵临城下与敌人谈判，而且被拘，却不失民族尊严，未辱使命，实在难能可贵。文天祥囚禁燕京时，上至皇帝忽必烈，宰相博罗、阿合马；下至南宋降帝赵昀、叛相留梦炎，接踵来向他诱降、逼降，都被他顶了回去。忽必烈即位之后，决心以儒学统治中国，所以，对于南宋降官，一般都是重用的。而文天祥是南宋的状元宰相，对于儒家学说，无不精通，只要他“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宰相的宝座无疑是属于他的了。但文天祥既不屈于威武，也不淫于富贵，终于壮烈殉国，成为一代民族英雄。名垂青史，光耀千秋。这同那些“逢迎卖国”之流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语了。

文天祥的诗歌，在艺术上不仅继承、发扬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有自己的创新，这就形成了他的诗歌的独特风格。

文天祥诗歌的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语言平易通俗，生动形象，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其次他经常调动各种修辞手段，以为叙事抒情服务。

还有就是大多表现为感情奔放，气势磅礴。

总之，文天祥的诗歌，尤其是德祐二年以后的诗歌——《指南录》和《指南后录》，集中体现了文天祥的高尚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它们是南宋半壁山河彻底沦丧，文天祥自己救国抗元的真实记录，是激动人心的壮烈诗史，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我们今天欣赏它，研究它，对批判继承文学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大有裨益的。

赣州再赠

此别重逢又几时，赠君此是第三诗。
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
凡事谁能随物竞，此心只要有天知。
自知自有天知得，切莫逢人说项斯。

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表面看来，好像只是洁身自好，与世无争，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清高的思想。但是，只要我们懂得他用的典故，就知道“众人皆醉”的后面，有“唯我独醒”；而“独我无争”又是有所必争；只要我们了解他的生平，就知道“凡事”之外有何事，“此心”为何心。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所谓“无知”，实是自知自信。语似旷达而情实沉郁，行在独善而心在兼济。作地方官，他尽力为老百姓办事；在朝廷，他与权奸屡斗屡仆，屡仆屡斗；稍后，他见危受命，不顾万死，坚持抗元。正气凛然，固不仅在燕京狱中。平时有此素养，才能不屈不淫，从容就义。仔细玩味，可以体会那和平的语气中蕴含着坚持志节的至大至刚。这是这首诗的最大特点。

题碧落堂^①

大厦新成燕雀欢^②，与君聊此共清闲^③。
地居一郡楼台上^④，人在半空烟雨间^⑤。
修复尽还今宇宙^⑥，感伤犹记旧江山^⑦。
近来又报秋风紧^⑧，颇觉忧时鬓欲斑^⑨。

①碧落堂：楼阁名。在江西高安碧落山顶。碧落山，一名凤凰山。《方輿胜览·瑞州》：“碧落堂在凤凰山，郡之井邑，一目可尽。”

②“大厦”句：《淮南子·说林训》：“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大厦，这里指碧落堂。

③君：君等，指朋友和同僚。

④一郡：指瑞州郡。

⑤“人在”句：极言碧落堂之高，从瑞州府仰望堂中人如在烟雨迷茫的空中。

⑥修复：指修复碧落堂。

⑦旧江山：指北宋沦丧的河山。

⑧秋风紧：时元兵在樊城、襄阳一带有活动。

⑨鬓欲斑：因忧国伤时使鬓发将要斑白。时作者 29 岁。

这是一首题咏诗，处处从碧落堂着笔，本意却在抒情言

志。全诗有叙事、有写景、有抒情。如从多角度描写碧落堂，给人以立体、可感的形象美；写感情则先平静喜悦，后沉郁激荡，起伏跌宕，富于变化；同时，诗人在诗中的形象也是可感的，他身在碧落堂中，神驰中原故国，沉思感伤，鬓发欲白的神态，能使读者从更深的心理层次上感知到诗人忠肝义胆的精神世界。诗的语言质朴无华，感情却炽热深沉，诵读之余，一片伤时忧国的真情，从字里行间溢出。

文天祥前期的作品以应制酬唱居多，不乏平庸之作，《题碧落堂》则是其中抒情写志的名篇，它与作者德祐以后正气凛然的诗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贫女吟（四首）

春夏秋冬

柴门寒自闭，不识赏花心。

春笋翠如玉。为人拈绣针。

竹扇掩红颜，辛苦纫白苧。

人间罗雪香，白苧汗如雨。

西风两鬓松，凉意吹伶俜。

百巧不救贫，误拜织女星。

巧梳手欲冰，小鬟为寒怯。
有时衿肘露，颇与雪争洁。

《贫女吟》是文天祥的前期诗作。它以春、夏、秋、冬四季时态为自然背景，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一个贫家少女刺绣、纫苎、乞巧、梳妆这四幅日常劳动和生活的画面。显然，这是借鉴了民间艺术中“四季歌”、“四季图”一类的艺术形式。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像一般封建文人那样，在这种形式中装点山水、士女，以寄托闲情逸趣，而是步出自己所处的上层社会的圈子，目光投向当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的社会底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艰辛困苦的生活境况，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深挚同情。其民本思想的内在渊源，由此诗即可见一斑。

统观全诗，自始至终紧扣一个“贫”字，这是通体贯穿的“诗眼”。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贫”的表面现象，而是从内涵上不断开掘，从而使诗的感情层层推进，诗的意蕴节节深化，特别是运用对比的手法，更突现了主题思想，增强了讽刺力度，收到了一种“意在言外”的审美效果。在“画龙”的基础上“点睛”是这组诗的一个鲜明特色。其次，这组诗虽然采用“四季”式的组合结构，但这不是形式上的搬用，而是内容上的需要，其本身就隐含着“终年劳累，终年受贫”的意义，因此，丝毫不落陈套。时序在诗中不只是起一个排列串连的作用，而是景与情交融，时与事切合，以自然环境反衬人物境遇，绝不显现生拼硬凑的痕迹。四首诗虽共一母题，却又各有子题，既可独立成章，又可有机合成，可谓构思精巧，布局有致。在语言风格上，突出地表现了文天

祥诗歌早年那种“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的特色。可谓平白率真，却又不失肤浅；自然质朴，却又言富意新；直叙其事，却又耐人寻味，不事雕饰，却又长于提炼。文天祥是很崇仰杜甫的。他认为“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中语，烦子美道耳。”他在《贫女吟》中表现的艺术特色，说明他是深得杜甫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精髓的。

夜 坐

淡烟枫叶路，细雨蓼花时^①。
宿雁半江画，寒蛩四壁诗^②。
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③。
终有剑心在^④，闻鸡坐欲驰^⑤。

①蓼（liǎo 了）：草本，叶味辛香，八、九月开花，花淡红色或白色。蓼花时，即秋天。

②寒蛩（qióng 穷）：秋天的蟋蟀。

③逶迤（wēi yí 委移）：曲折宛转貌。

④剑心：雄心。

⑤坐驰：神驰也。《庄子·人间世》：“夫且不止，是谓坐驰。”疏：“谓形坐而心驰者。”

南宋咸淳六年（1270）文天祥因得罪权相贾似道，被免

官归田，文天祥回家乡庐陵（今江西吉安）后，在文山重新过起隐士与诗人的生活。文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溪山泉石，四妙毕具，自然风貌幽邃美丽。这里没有朝廷中的尔虞我诈，也没有京师中的世器尘烦，宛如一个世外桃源。文天祥归家赋闲，倒也感到清静自在。闲时有二三好友在一起或游山观景，或弹琴下棋，或切磋诗文，别有一番情趣。然而，在这一时期，国事日益吃紧，风云屡多变幻。元军久困襄、樊，不久即攻下了樊城，襄阳也城破在即。这种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对于以社稷苍生安危为怀的文天祥来说，无时无刻不在敲击着他的心灵，既痛苦又矛盾：他很想为国为民干出一番事业，但朝中豺狼当道，权奸贾似道独揽朝政，排斥异己，一心想投降苟安，以保住自己的权势与荣华；朝中凡是坚决主张抗战的爱国志士，或贬或杀，忠良殆尽，文天祥也是被迫退居林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好在野情闲趣中打发日子。但故园虽好，面临着国家危亡的关头，岂能置大局不顾而甘老林下？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退隐和报国两种思想相互冲突着，掀起了强烈的感情波澜。

这种矛盾的心情也表现在他的诗中。这个时期，他写的田园风景诗比较多，表面上多写家山的美丽，生活的安闲，仿佛他就住在世外桃源。如“载酒之东郊，东邻草新绿”、“山中有流水，霜降石自出”、“桃花何夭夭，杨柳何依依”。但在这些貌似安闲的诗中，却常常冒出“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山中》）与“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的呼声，发出“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一类的抱怨，来表明他不甘囚于山林的心迹与表达蕴藏在心底的爱国心声。《夜坐》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此诗是首五律，前二联写景，写得安闲自在，如一幅平静优美的风景画，而后二联情感骤起，如一股激流在平静安详的江水下面奔流驰突。正像是文天祥退隐闲居的生活一样，表面上十分平静，而在诗人的内心深处，其感情的波澜无时不在激荡奔流。这一点正是文天祥归田退隐时期诗歌的一大显著特征。

赴 阙

楚月穿春袖，吴霜透晓鞞。
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
役役惭金注，悠悠叹瓦全。
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文天祥的《赴阙》，是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诗人自编诗集，把这首诗冠在《指南录》开卷篇首，更透出诗人对此诗自我品评的信息。

首联，一起诗人就凝聚和集束着极为悲壮的感情和深沉的色调，引吭高歌：“楚天穿春袖，吴霜透晓鞞。”这僵偶工整的对仗，也足见诗人力追杜甫的功力。可应推敲的是江西出发，又辗转平江才获入卫的日日夜夜，诗人把它看做“赴阙”的完整历程，用这十个字，叠印成历史纵面的图卷，是动态的浓缩。江西，古属楚地，平江古是吴都，但“楚月”、

“吴霜”，不应孤立而片面地理解为“楚地的夜月，吴境的晓霜”，而是互文见义，即“吴楚的晨霜夜月”。这里，诗人高度概括了赴阙勤王，从楚到吴，从春到冬的倥偬戎马。“穿”和“透”，这对动词又都是“诗眼”，雕琢得剔透、玲珑。而“穿”、“透”，也是互文，因为月光也是不会照“穿春袖”的。“春袖”，是以部分借代整体的修辞方法，全句是就自己几乎整年身披战袍日夜行军。冷月侵衣，严霜湿裤，气氛极为肃穆、悲凉。“裤”，是垫在马鞍上，披垂在马腹两旁挡泥尘的骑具，又叫“障泥”。这两句，不仅写实，而且写虚。诗人想象的驰骋，穿越历史的时空，追念吴楚故国的兴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烘托自己赴阙此行的紧迫和艰辛。

古代诗歌的旋律，非常珍视感情跌宕和升华的跳跃，即传统所谓抑扬顿挫。悲凉的尽头激起豪壮的火花。诗人笔锋一转，以“精卫衔石填海”，“勾践尝胆复仇”通俗易懂的神话故事，表达自己矢志兴复大宋大好河山的忠贞和孤愤！而临安地滨东海，又在古越境内，就更显得用典贴切。《列子》寓言有“杞国有人，忧天崩坠，身无所寄”，文天祥不是杞人，但严酷险峻的现实，国家破灭，神州荼炭，诗人忧从中来，“忧天”，就是忧国、忧民啊！

黯淡渺茫的前景，诗人怎能不从激昂的奔流中，落差于内心忧郁的自叹自艾，唱道：“役役惭金注，悠悠叹瓦全。”想起不久前——德祐元年十月，皇帝下诏慰劳自己，并颁赐了黄金铸的注碗一副等，诏书中有“其体吾注倚之意”等语。诗中的“金注”，就是金注碗的省文。很明显，朝廷赏赐金注碗，用意是依之以为注重。而役役形容自己劳碌奔波，而于国无补，有负宠恩，深惭至愧！“役役”对“悠悠”。“悠悠”，是